

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

36
周年纪念

生态 乌托邦

[美] 欧内斯特·卡伦巴赫 著 杜澍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生态 乌托邦

〔美〕欧内斯特·卡伦巴赫 著 杜澍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0-334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乌托邦/(美)欧内斯特·卡伦巴赫著;杜澍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301-17775-4

I. 生… II. ①卡… ②杜… III. ①日记体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6432号

Callenbach, Ernest

Ecotopia: the notebooks and reports of William Weston

EISBN: 0-553-34847-7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1975 by Ernest Callenbach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except where permitted by law.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Bantam Book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Penguin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企鹅出版社授权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 名: 生态乌托邦

著作责任者: [美]欧内斯特·卡伦巴赫 著 杜澍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策划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775-4/I·226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186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在自然中,如果不能提供降解,就不能合成有机物;循环是必需的。

——[美] 巴里·康芒纳

中文版序

在所有伟大的国家中，中国的历史循环记忆最为漫长，无数个朝代兴衰更替，起起落落。因此，我特别高兴看到我的小说《生态乌托邦》能被译成中文出版。即便书中关注的仅仅是一个虚构的小国，我仍期盼它能给中国读者带来许多直观的感受。

我们现在处在一种积极推进工业化的全球循环中。但是这一循环正在遭到自然极限的反对：全球气候变暖，给我们合成氧气提供鱼类资源的海水酸化，耕地林地退化，城市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如果地球和我们人类想要继续存在下去，我们的现代文明必须采取新的生活模式，《生态乌托邦》中就提供了一幅关于一个生态精密、技术可行、制度创新的社会的描绘。

我花了三年多时间写这本小书。为此进行的研究和思考没少让我头疼，因为在我刚开始写这本书时，还没有人试着用一种常识方式去理解人类活动对气候的长远影响。没有人提出那些具有本质性的问题，像我们需要怎样改变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工业生产体系、我们的个体生活模式等，直到《生态乌托邦》刻画了一个可以替代的可能的世界。本书的雄心是提供一幅吸引人的画面，即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可持续”到底是什么样子，向大家展示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新的生活方式，确保人类可以比较舒服地在地球上生存更长时间。

书中描绘的许多日常生活细节，使得许多读者都为之着迷，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希望与乐观，对年轻读者格外有吸引力。它揭去了蒙在环境退化、社会异化、社区衰败、个人压力等看似不可避免的表象上的面纱，教导我们：敢于做梦是件好事，乐于尝试新观念新想法是件好事，想象自己快乐幸福是件好事，与我们的同伴拥有相互支持关系同样是件好事。我最热切的期盼就是，希望中国读者受到本书的激励，敢于想象并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态乌托邦。

欧内斯特·卡伦巴赫

2010年8月15日

韦斯顿的下一个任务

——生态乌托邦

《时报—邮报》终于宣布，我们最好的国际事务记者威廉·韦斯顿，将从下周起前往生态乌托邦进行为期六周的采访。在最高层次的外交斡旋下，这一史无前例的新闻进展终于得以实现。这标志着，在由生态乌托邦脱离美联邦所导致的正常旅行和通信中断后，第一次有美国人通过正式途径访问生态乌托邦。

《时报—邮报》之所以决定执行这项独特而艰巨的任务，是因他们确信在脱离美联邦整整二十年后，对生态乌托邦进行实地考察已是当务之需。一直以来的敌对状态，长时间地阻止了人们靠近生态乌托邦，去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那里曾是离我们很近、和我们亲如一家的地方，但在独立后却变得与世隔绝，日益神秘。

现在的问题是，与其反对生态乌托邦，不如去了解它——这也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时报—邮报》长久以来随时都在整装待发。

5月3日

我们又要出发了，亲爱的日记。一个满是空白页的全新日记本正等着被写入内容。好在终于可以上路了。

阿勒格尼山脉就像是被藻类覆盖的池塘里淡淡的绿色波纹，已被我们甩在了身后。不由得回想起开始着手这次旅行的时候——大概是一年前吧？我们向白宫发出了那么多的暗示，但它们却仿佛是连总统的吸尘器都不屑于吸入的碎屑。它们不断融合汇聚，直到最后竟然变成总统本人的一个大胆想法：好吧，派一些非官方的人去那里看看，要完全非正式的，记者不会被看成政府的人，还可以探查四周，放些风声，这样也不会有什么不好。在一次大型的巴西简报会议结束后，他最终提到了这件事——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他的脸上浮现出了他那有名的神秘微笑！然后他说他有一个小小的冒险想法，想跟我私下谈一谈……

这样做是出于他惯常的谨慎，还是透露一个信号？假如发生什么意外，这次旅行（还有旅行者）将会变成政治上的牺牲品？

我们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个重要缺口，许多重要争论正围绕这个缺口展开。那就是要治愈手足相残和国家分裂带来的伤痛——这样这片大陆就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日渐增长的饥饿和革命趋势。那些希望用武力收回“失去的西部土地”的鹰派似乎正在日益壮大，这当然需要抑制。生态乌托邦的主张正在通过我们的边境不断渗透进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危险——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理，或许需要一场大曝光来将它们扫除。

或许我们可以召开一次听证会，讨论一下重开外交关系或贸易关系的建议。如果能看到一丝统一的曙光，哪怕仅仅是一次与薇拉·奥尔文公开的会谈也是有益的。依照总统惯常的灵活性，他可以借此抵挡鹰派和颠覆分子的攻击。除此以外，就像我对芙朗辛说过的，我想去看看生

态乌托邦，因为它在那里。当时她已经喝了三瓶白兰地，却还在嘲笑我的想法。事情难道真像它们听起来那么可怕吗？我很想把它搞清楚。

很多曾被看成禁忌的事情都正在逐渐灰飞烟灭。不过千万不要提起脱离联邦这件事，它依旧会唤起人们太多辛酸与苦痛的回忆。但那里有很多神奇的事情，比如说那些分离主义分子如何从发电站窃取铀燃料，并声称把这些用铀燃料制成的核地雷埋在了纽约和华盛顿？他们那些由该死的女人们领导的政治组织，是如何使得正规的政治体系陷入瘫痪随后取而代之，并控制了军事设施和警卫队？他们在拒绝帮助的情况下，如何使用他们的方式度过那严酷的经济危机？大量的事实真相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揭晓，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当我开始踏上漫长旅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和孩子们说再见。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有多重要，因为就算是在家的时候，有些周末我也无法和他们在一起。但是现在，我频繁的出差也开始让他们不高兴了。帕特可能跟他们说起过这些事，以后我得跟她谈谈。不然费伊还会从谁那里知道这事并要跟我一起来？天啊——带着打字机和八岁大的女儿进入最黑暗的生态乌托邦，想想都让人……

将要有六周时间见不到芙朗辛。暂时的离开会让我精神振奋，她则依然会等在那里，等我回来的时候，一些冒险或其他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全都焕发新生。事实上，想到我将和她、和编辑室，乃至整个国家都完全失去联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没有电话服务，也没有通信服务：这样离奇的隔绝居然已在生态乌托邦持续了二十年！有些孤单的美国译员不得被派驻在北京、班图斯坦、巴西，他们一定会忍不住跟家里联系。这次却不会有人对一个小小美国人的任何反应感同身受。

不仅如此，这里还有更大的潜在风险。那些生态乌托邦人非常急躁

和鲁莽，在那里我稍不留心就会惹上大麻烦。政府对人民的控制与我们相比似乎既单纯又原始。他们打心底痛恨美国人。生态乌托邦的警察在僵局中可能一点都派不上用场，据说他们甚至从不携带任何警械。

好吧，该准备我的第一篇专栏了。开始于飞行途中，或许并不是最糟的选择。

威廉·韦斯顿动身前往生态乌托邦

5月3日，环球航空38航班，纽约飞往里诺。

当我开始履行任务的时候，我所乘坐的飞机正在朝西边的里诺市飞去，那是距离险峻的内华达山脉守卫的生态乌托邦封闭边界最近的一座美国城市。

时间的流逝，渐渐地缓和了生态乌托邦从美国分离给美国带来的打击。现在已可清楚地看出，生态乌托邦并不像其曾经看起来的那样新奇。比夫拉地区曾尝试脱离尼日利亚，但是失败了。孟加拉则成功地从巴基斯坦独立。比利时已经分裂成三个国家。甚至在苏联也出现了一小撮分离主义者的骚动。生态乌托邦脱离美联邦，某种程度上是以魁北克脱离加拿大为样板。这样的“权力下放”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运动趋势。我们能指出的唯一重要的反向发展，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盟，但这或许只能进一步证明这个法则，因为从文化上讲，斯堪的纳维亚人面对任何事情时其实都是一致的。

话虽这样说，不少美国人仍对那段可怕的短缺时期记忆犹新，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北加州分裂使得水果、生菜、酒、棉花、纸张、木材及其他西部产品一度极为匮乏。这些问题加剧了美国经济的整体萧条，加速了通货膨胀，并导致对政府政策的广泛不满。此外，

生态乌托邦依然摆出喋喋不休的姿态，挑战潜在的美国国家哲学：挑战连续不断的进步、所有工业化的成果，以及不断增加的 GNP。

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们尽可能试着去忽视生态乌托邦里发生的一切——寄希望于最终证明它只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并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自然消失。然而，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是，生态乌托邦并没有像美国分析家最初预测的那样崩溃。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认真清楚地了解生态乌托邦的时候了。

如果说它的社会试验被证实是荒谬不可靠的，那它就不再能诱惑那些敏感的年轻美国人。如果它古怪的风俗的确像传说中那样野蛮，生态乌托邦就必须为强奸世界民意付出代价。如果生态乌托邦的主张是错的，美国的决策者就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得益。比如说，我们需要评估生态乌托邦不再有因空气和化学污染死亡的说法。我们自己的死亡率已从高峰时的近八万人下降到现在的三万人，虽然这一死亡率还是非常让人悲哀，但却说明根本没必要像生态乌托邦那样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简言之，我们应该基于正确的知识，而不是无知或道听途说，来应对生态乌托邦的挑战。

在这六周里，我的任务就是从上到下考察生态乌托邦的生活状况，找寻谣言背后的真相，用具体的细节描述生态乌托邦的社会是如何真实运作的，去记录它的问题，并按照大家所要求的那样承认它所取得的成就。他们曾是我们的一员，基于对他们现有生活状况的直接认知，我们甚至有可能与他们重新建立纽带，毕竟这纽带曾把他们牢牢地与美联邦绑在一起，可惜他们在那时却过于匆忙地把它断开了。

5月3日

里诺成了旧日好时光的悲惨阴影。随着分裂切断加州博彩业的利润，这座城市迅速衰败。华丽的赌场酒店如今变成廉价旅店——它们的主人很早以前就逃到了拉斯维加斯。我在机场旁边一条街上闲逛，询问人们对生态乌托邦的看法。尽管大多数回答都有些含糊不清，但我还是能不时从人们的话语中感到一丝苦涩的味道。“自己要生活，也要让别人生活，”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说道，“如果他们做的那些事可以叫生活的话。”一个自称是牛仔的年轻人则对我的问题一笑置之。“哇，”他说，“我知道有些家伙声称到那边去泡妞儿。如果你知道山上的小路，那就当然不是什么危险事。她们确实很友好，只要你什么都不做。知道为什么吗？姑娘们都有枪！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这让你动摇了，对不对？”

我花了不少时间去找一个愿带我穿越边界的出租车。最终我说动了一个像是刚坐过二十年牢的家伙。我许诺他双倍的车费，外加25%的小费。我得到的奖励则是一个非难的眼神和一连串爱心提示：“看你也不傻，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那儿都是些见鬼的野人！你不会活着出来的，我只希望我自己能活着出来。”

穿越生态乌托邦的边界

5月4日，塔霍到旧金山的山脉快车上。

我现在已经进入生态乌托邦，我是生态乌托邦独立二十年来第一个访问这个新国家的美国人。

飞机降落在里诺市。出于避免空气和噪音污染的考虑，生态乌托邦政府禁止包括国际航班在内的任何航班飞越它的领空，但这个规定并不太为人所知。从旧金山到亚洲，或者飞越北极到欧洲的航班，不仅必须使用距离城市六十公里外的偏远机场，还必须走水上线路；飞往夏威夷的美国飞机，则必须取道洛杉矶。因此，若是想去旧金山，我就必须在里诺市换乘昂贵的出租车到塔霍湖北端的火车站。从塔霍出发有频繁而快捷的公共交通服务。

现在的边界，以一个独特的饱经风雨的木栅栏为标志。它有一个巨大的门，但明显很少使用。出租车停下时，附近并没有人出现。司机不得不下车，走向小小的石头砌成的警卫室，这个举动打断了生态乌托邦军人们的纸牌游戏。里面走出两个年轻人，穿着完全没有熨烫过的制服。他们知道我要到来的消息，他们非常老道地检查过我的证件，然后向我强调了一件事，即以内燃机为动力的车辆需经特许才能进入他们的神圣入口。强调过这件事后，他们才放行出

租车通过大门。我答复他们，它只需要把我带到三十公里外的火车站。“你很幸运，这会儿风是从西边吹来的，”一个年轻人说道，“要是碰巧风从东边吹来，我们就不得不请你在这里等上一阵了。”

他们带着几分好奇心检查了我的行李，并特别看了看我的安眠药片。我被允许保留所有东西，除了我信赖的点四五口径手枪和枪套。在纽约，这可能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装束，但我被告知生态乌托邦不允许携带武器。或许是注意到了我有点不安的反应，一名警卫告诉我，生态乌托邦的街道从早到晚都非常安全。随后他递给我一本小册子，《生态乌托邦指南》。这本书印刷非常精美，里面画着一些相当离奇古怪的图画。显然，这是为那些从欧洲和亚洲来的游客准备的。“这会让你更容易习惯这里的事情，”一名警卫用一种温和得令人生疑的友好语气说道，我现在已开始把这种语气视为生态乌托邦的一个国家特征。“放轻松，这里是自由的国度。”

“我的朋友，”我反驳道，“我去过一大堆比这里古怪得多的地方，等我喜欢上这里自然会放松。如果检查完毕，我可要上路了。”

他啪的一声合上我的护照，但仍拿在手里。“韦斯顿，”他看着我的眼睛，“你是个作家。我们希望你在这里的时候能够慎用你的措辞。当你从这条路回来时，或许你会正确地使用‘朋友’这个词。我们更喜欢那样。”然后他对我热情地笑了笑并伸出了手。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接受了，而且我自己的脸上也浮出了同样的笑容。

我们继续赶路，朝着生态乌托邦铁路系统中的塔霍站开去。它是一个非常乡村化的建筑，全部用巨大的木料建成。如果把它搬到美国，很可能被看成一个又大又怪的滑雪小屋。甚至它的候车室里都有壁炉，其中一个候车室是一间餐厅，另一个候车室是

一间很大的废弃房间，房间里有一个音乐演奏台，那里一定是用来举行舞会的；还有一个安静的小休息室，里面有皮椅和一些书籍。

为滑雪者准备的特别设备也非常醒目，像储藏架和带锁的柜子。只是每年一到这个时候，雪大都已经融化，所以也就很少有人去滑雪。穿梭在火车站、滑雪场和附近城镇间的电动小巴车上，几乎看不到有什么人。

我上了火车。从外观看，与普通火车相比，它更像一架没有翅膀的飞机。可当我走入里面，我又恍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节没有完工的车厢——里面居然没有座位！地板上铺着厚实柔软的地毯，及膝高的隔板将车厢分隔开，几名乘客悠闲舒展地躺在大袋子一样的皮制坐垫上，这些坐垫随意散放在车厢内。一个老人从车厢一端的毛毯堆里抽出一条，躺下准备打个盹。一些乘客从我的疑惑中知道我是一个外国人，他们告诉我应把行李放在什么地方、如何从下一节车厢的乘务员那里领取食物和饮料。我挑了一个垫子坐下，很快就发现那些被降到距离地板只有十五厘米的巨大窗子视线非常好。我的旅伴点起香烟（我闻出那是大麻）逐一传递。我也吸了两口，看到我作出这第一个国际性友好举动后，大家很快就在一起谈笑风生。

对自然的多情，让这些生态乌托邦人甚至把植物也带进了他们的火车里，车里到处都悬挂着我叫不出名的蕨类和小花草（我的旅伴却能很有把握地叫出它们的植物学名）。车厢尽头有一些很像垃圾箱的货柜，分别标着巨大的字母——M、G和P。车上人告诉我它们是“循环箱”。这和美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据我观察，在我坐火车这段时间，所有旅客无一例外都把金属、玻璃、纸和塑料垃圾分别投入恰当的箱子。他们这样做时并没有美国人身上可能会

出现的那些窘困，这就是我关于严格执行再循环和再利用的第一印象，生态乌托邦人声称他们为能做到这一点而感到骄傲。

同时你会注意到，虽然你正坐在一辆生态乌托邦的火车上，但你会感到你实际上完全没有在移动。因为它应用了磁悬浮和磁动力技术，所以你感觉不到车轮的隆隆作响、呜呜声及颠簸振动。人们在相互交谈，偶尔还听得到碰杯的声音，一些乘客向他们站台上的朋友挥手告别。我突然觉得火车完全是在大地上飞行，虽然事实上它仅仅是奔跑在导轨槽一米之上而已。

我的旅伴告诉了我一些有关这些火车的背景情况。显然，位于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在独立时一直没有认真考虑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即从飞机转向其他交通工具。新飞机的世界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不过幸运的是，尽管他们的长期经济政策要求每个城市和地区生产多样化和分散化，生态乌托邦政府还是利用波音设施短期的暂时优势，建立了新的国家铁路系统。虽然德国人和日本人曾在线性马达磁悬浮列车技术上领先过，但波音在独立后一年内就开始生产该系统。当我问起如何为该系统的巨大花费融资时，我的同伴哈哈大笑。其中一位表示，从旧金山到西雅图的整个路基成本，仅相当于十架超音速运输机，他声称他们的火车每公里的人均社会总成本，小于一千公里内的任何空中运输。

我从我的小册子中得知这些火车通常的时速是三百六十公里（生态乌托邦普遍使用公制度量系统），你可以在这个速度上把外面的田园风光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是在翻过险峻的内华达山脉东坡二十多分钟后才达到的这个速度，我感觉翻山时的时速应该不到一百五十公里。唐纳山口非常寒冷荒凉，似乎这里注定要让唐纳党的先驱们丧命于此。我们在诺登停了一站，上来了一些晚